



忠簡宗公遺事卷第三

二年正月壬辰復自鄭入直抵白沙鎮距

京三四十里都人恐甚虜先堅壁不動察

屬請問議守禦之策公方延賓圍碁笑語

如無事時衆莫敢言退而分布部伍徹

弔橋披甲登城都人愈恐公始知之戒諸

將曰何事自爾張皇命諸將軍士解甲歸

寨曰劉衍等在外必能為我禦賊選精銳

數千以益之戒曰宜繞出賊後設伏路毋





輕出戰伺其至則縱兵夾擊之且喻僚屬曰上元密邇盍奉舊法以行之命檄諸市張燈五日暫弛夜禁士民悅之往來車馬不異平日賊遊騎至城下疑不敢入人亦不之懼衍與賊遇大戰敗之收復延津昨城河陰至滑州尚有兵屯城之西三十里衍分兵夜擣之大捷悉得其輜重甫及收燈之夕捷書鼎至衆始知元夕正王師接戰於板橋之時公謂僚屬曰吾知劉衍必

勝百姓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得預聞徒擾擾敗吾事公出奇決勝類如此丁未

公復上疏曰臣聞易曰天下之動正夫一

孟子曰天下烏乎定曰定于一恭惟京師

是我太祖皇帝肇造大一統之本根也

弈世聖人繼繼承承於此坐視天民之阜

所以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莫敢不來享莫

敢不來王薄海內外莫不率俾之地陛下

下天錫勇智入紹寧緒天下之人竭蹙稽

首咸曰一哉王心。今既奄有九有，實萬世無疆之休。陛下奈何不念四海生靈，切切後后之意，乃偏聽姦邪之言，託為時巡，駐蹕淮甸，不思我宗廟朝廷祠享報上，垂拱視下，又不思我二聖后妃親玉天屬，蒙塵朝夕，懷想迎取之志，又不思我諸帝諸后陵園廟貌，以時祭祀，所以貽厥子孫之情。臣竊謂陛下若於二月間詔勅回鑿，登樓肆赦，則天下皆知一人來歸，九重強

者當革心遠罪，弱者當屏迹復業，必無憂疑聚為盜賊，諸軍將士振奮感激，願敵所憚，四夷凶殘必滅，心鑠謀以就殄，滅尚何惡之能為乎。書曰：時哉弗可失。臣若有毫髮誤國家大計，臣有一子三孫，甘被誅戮，以謝天下。臣竊恐州縣狃於搔擾，百姓扇搖不能耕桑，若耕桑失時，則衣食之源盡廢，衣食不給，使諸大臣中雖有臯夔稷契，伊尹周公，亦不能言其後矣。願陛下為



祖宗二百年大一統基業為意不可憂思  
遇許而信憑邪佞自為身謀者之詔早勃  
回鑾則天下幸甚臣犬馬之齒已七十於  
禮與法皆合致其仕以歸南畝臣漏盡鐘  
鳴猶僕僕不敢乞身以退者非貪冒也寔  
為二聖蒙塵北狩陛下駐蹕在外夙夜  
泣血惟恐因循後時使天下自此失我  
祖宗大一統之緒所以狂妄屢有敷奏非  
臣好為此激訐恭望睿慈委曲詳察再表

曰臣言今月二十四日范世延等齋降詔命  
車駕將欲還者比遣屬僚仰輸誠款存瀆  
蓋高之聽益懷履薄之憂眷眷矜憐特賜  
回鑾之詔愚忠戀慕愈增後后之誠竊以  
萬乘來歸六龍扈從兩伯前驅而洒道河  
神迎駕以安流不煩夾道之壺漿自有隨  
師之甘露人情皞皞如聽南風天意昭昭  
乃回西顧再鞫乾坤之造重增宇宙之光  
赫有宋之中興奄多方而大定想瞻原廟

應加肅穆之儀。奚仰清朝愈見鬱葱之氣。雍容對越。駿惠緝熙。宏收率土之歡。誕作普天之宥。下所欲者。上必從之。恭惟皇帝陛下。踐祚應天。時巡淮甸。備歷艱難之事。盡崇勤儉之風。謂京師為諸夏之本根。而元后作斯民之父母。念本根不宜搖動。謂父母自合依歸。茲俄奉於詔音。衆但知於抃舞。願陛下繼志述事。整頓於萬機。願陛下命將出師。邀迎於二聖。平蕩

上既詞表文  
利本皆不載

戎夷之窟。保全疆場之封。坐視穆清時躋。仁壽謹奉表稱謝。二月丙辰。虜騎再犯西京。公遣統制官李景良。閻中立。統領郭俊民等。領兵萬餘。趨鄭。遇賊大戰。為賊所乘。中立死之。郭俊民降虜。李景良以無功。私遁南去。公捕得之。謂曰。一勝一負。兵家之常。不勝而歸。罪亦可恕。私自逃遁。是無我也。兵法固如是。即命斬之。管軍閻勅。統制官藍整等。咸乞貸。景良責以後。効公以請。



者衆姑收繫之後竟斬首以徇人益畏公  
馭將之嚴如此繼郭俊民與虜非史官人  
燕人何仲祖王義等以數百騎直抵八角  
鎮與都巡檢丁進相遇進擒之生致麾下  
初欲持書誘公公毅然曰郭俊民吾統兵  
官也失利就死尚可為忠義鬼後有知者  
不失血食今全軀苟活反為虜人持書以  
脅中原有何面目見人乎命斬之謂史官  
人者曰京城不孤主上巡幸領重兵在近

旬命我守此有死而已何不以死敵我而  
反以兒女語脅我邪亦命斬之顧謂燕人  
何仲祖曰爾本吾宋人脅從而來豈出得  
已命釋縛犒以酒食而縱之戊午劉衍領  
兵凱還入自鄭門公勞問士卒第賞奏功  
散犒金帛有差虜知衍班師甲子復入滑  
報至公會諸將曰滑當衝要必爭之地也  
不然則京師未易可守不欲再勞諸將為  
我守城當親提兵以之諸將請罪內儒將

張撟越衆曰撟當効力公甚喜選兵五千付之撟勞士卒莫不忻然而行公戒撟曰若衆寡不敵毋輕戰以需援師公親餞于郊張兼程至滑已已撟自率將士與賊迎敵虜騎十倍于撟將士請曰衆寡不敵宜少避其鋒以求援兵撟曰退而偷生以何面目見宗公乎鏖戰至暮虜爲少却力既不加又無後援撟爲賊所害虜所殺傷相當公聞報遣統領官王宣領五千騎援之

且戒之曰虜惟恃衆當設奇以取勝宣以辛未至滑城與虜大戰於北門士卒爭奮虜出不意退兵河上宣曰虜必夜渡河上收兵不追虜果夜渡及半以千人追擊之斬首數百級殺傷甚衆捷報既至公即就令宣權知滑州且令載撟喪還京喪之至也公爲服之總麻哭于佛寺出俸飯僧哀慟感人復詣其家優厚撫恤至于死事之家遣官問勞出錢高給之人無怨言咸曰



死則榮矣。條奏功罪，乞撫恤典甚厚。上  
嘉納之。壬申有詔，以諸處人馬遂假勤王  
之名，公爲聚寇之患。遺失 認檢丁丑詔進朝奉大  
夫、資政殿學士，訓辭曰：先京師而後諸夏，  
布政有倫，得猛士以守四方，用人爲重。迺  
眷帝王之宅，數驚胡虜之塵。御東循良俾  
司浩穰，迄臻綏靖，宜有褒嘉，具位某。材稟  
沉雄，器涵渾厚，仕官至晚，而鼎貴功業過  
事而遂彰，肆朕省方，俾爾留鑰，肅何鎮守。

克寬西顧之憂，畢公保釐終底，東郊之治  
載疇偉績，特峻徽章，升秘殿之華資，進文  
階之一等，併昭異數，庸答膚功，瞻望夷門，  
未泯葱葱之佳氣，巡行淮甸，豈能鬱鬱而  
久居，惟旣乃心以固吾圉，公辭免，批荅曰：無  
德不報，實賞典之所先，有功見知，乃衆情  
之共悅，矧玉麟之重寄，屬荷橐之名臣，於  
義當褒，欲辭焉可，卿慷慨而有慮，鎮靜  
而好遠謀，縱橫康世之圖，談笑適時之畧。

肆朕省方於淮甸，倚卿居守於汴都。更歷  
冬春，恬安京輔。屹若長城之固，晏然奠枕  
之寧。雖蕭何之撫關中，寇恂之守河內，以  
卿比迹於古，有光特陞祕閣之峻，資仍進  
文階之崇。秩併盼異數，丕表茂功。何必封  
章以避休命，深嘉冲節難徇雅懷。宜亟欽  
承庸昭眷，遇公上表謝曰：祕殿叅華，文階  
序進。曲被湛恩之厚，靡容瀝懃之辭。荷寵  
若驚，撫躬增愧。竊以真皇御宇之際，景

德紀年之時，將優待於近臣，乃肇修於新  
職。學士有資政之號，朝廷爲盛事之傳。舉  
茲以旃名稱至重，若樞庭之均逸。始獲親  
除，非丞轄之辭榮。未嘗輕授，豈意哀遲之  
迹亦叨超躐之恩。伏念臣天賦朴忠，人推  
愚直。方帥幕宣威之日，嘗贊運籌。暨帝揮  
繼照之辰，誤蒙序爵。興言遭遇，良劇凌兢。  
俄分青社之符，旋拜夷門之命。就司留鑰，  
俾衛上都。初無槃水之先容，實出冕旒之



獨斷忠懷子翼不忘河內之孤功謝鬱侯  
預謹關中之守深慚么麼曷副使令敢圖繼  
被於褒章濫賜比蹤於前哲顧惟宿姦之  
讒箭無以中傷乃如大佞之笑刀莫能潛  
害爰念保全之德每懷補報之恩敢望崇  
資荐加朽質循墻欲避渙汗難回茲蓋伏  
遇 皇帝陛下堯舜性仁湯文名御治慶賞  
刑威之馭衆尤先崇德而報功聰明睿知  
以臨人固不泄邇而忘遠宜收簪履用慰

桑榆光華顯設之榮恐懼褒優之遇臣謹  
當堅持晚節愈激懦衷讀回鑿之詔書但  
形鼓舞感懋官之德意誓竭糜捐壬午詔  
賜對衣金帶上表謝曰服思不稱始貴身  
章馬志無疆方爲駿骨况帶被兼金之飾  
而鞅加華校之榮仰荷寵私倍增慙惕竊  
念臣叢衣冷族駕厩下材本操表躬以耕  
雲偶備驅馳而獵道恭承褒字但驚在笥  
之羞景仰天飛尤敷戀軒之望既免回旋

而見肘。敢忘夙夜以加鞭。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天道覆臨、萬方衣被、乾剛運動、  
四海駿奔、灼見三有之心、迪知九德之行、  
致臣衰朽、亦被恩榮、臣敢不曳婁懷慚、負  
乘知愧、素絲可效、誓堅正直之心、小駟無  
能、願竭周旋之力。三月乙酉、公復上疏曰、  
臣聞人主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恭惟  
我宋太祖皇帝、肇造區夏、以今京師為天  
下中、故創業垂統、欲傳之億萬世。太宗

真宗、仁宗、英宗、哲廟、奕世聖人、傳以相授、  
皆以京師為本根之地、所以高拱穆清、坐  
視天民之阜、必於天下之中也。惟真枕于  
京、則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莫敢不來享、莫  
敢不來王矣。偶緣玩習太平之久、文武恬  
嬉、狃於驕淫、矜夸忘戰、守之備遂致賊虜  
橫肆、殘破州縣、圍閉京城、劫迎二聖后  
妃親王、與諸天眷、蒙塵北去、僑寓沙漠、此  
忠臣義士所以夙夜涕泣、繼之以血、自



陛下即位應天四海萬方歡忻鼓舞垂髫  
鯨背山農野叟咸以手加額仰面謝天曰  
天下有真主矣萬世永賴寔天祚明德爲  
無疆之休矣四方帖然若遠若近竝無盜  
賊暨陛下偏聽姦邪與賊虜爲地者之  
語移蹕淮甸諸處克惡強盜如蝟毛起如  
蜂聞聚縱火殺掠所在猖獗罔有悛懼以  
謂朝廷遠去無所依歸遽至是耳臣於二  
月十八日祇受降到黃榜詔敕云遂假勤

王之名公爲聚寇之患如是則勤王之人  
皆解體矣臣切謂自虜人圍閉京城天下  
忠義之士憤懣痛切感厲爭奮故自廣之  
東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梯山航海越數  
千里爭先勤王但當時大臣無遠識見無  
大謀略低回曲折憑信誕妄不能撫而用  
之遂致二聖北狩諸親骨肉皆爲劫持  
牽聯道路當時大臣不出一語使勤王大  
兵前往救援凡勤王三人例遭斥逐未嘗有

所犒賞未嘗有所幫勘飢餓流離因厄道  
路弱者填滿溝壑強者盡爲盜賊此非勤  
王之人罪皆一時措置乖謬耳此來姦邪  
之臣方且橫肆賊虜自然得勢強梁惡少  
無緣殘滅切念國家聖子神孫繼繼承承  
湛恩盛德滲漉人心淪浹骨髓今河東河  
西不隨順者賊雖強爲剃頭辮髮而自保  
山寨者不知其幾千萬人諸處節義大夫  
不顧愛身而自黥其面爲爭先救駕者又

不知其幾萬數也今陛下以勤王者爲盜  
賊則保山寨與自黥面者豈不失其心邪  
此詔一出自今而後恐不復肯爲勤王者  
矣噫得天下有道在得其民得其民有道  
在得其心陛下若駐蹕淮甸俾人顯顯  
之望皇皇之情未有所慰安此人之心也  
願陛下勿阻遏之以失人心臣仰詳詔  
中語豈陛下意皆詞臣失職不能敷繹  
之過臣願陛下黜代言之臣別降罪已



之詔許還闕之期以大慰元元激切之意  
陛下還京登樓肆赦則天下之人盡皆遷  
善遠惡不犯于有司豈復更有爲盜者王  
室再造大宋中興在此一舉願陛下眷  
斷而力行之臣犬馬之齒七十狂妄言此  
願陛下察之若以臣言上拂陛下之  
意誅之赦之惟陛下命不報有王策者  
本契丹酋豪善用兵有籌略委任甚專嘗  
從千餘騎往來河上措置邊事公密令統

制官王師正擒之生致麾下公釋縛解衣  
坐之堂上與之飲食從容與語曰契丹本  
我宋兄弟之國今女真辱吾主又滅而國  
汝何不悟義當協謀以刷社稷之耻他日  
復修舊好我亦何忍殺汝策感泣曰策至庭  
下自意必死今蒙再生之恩且聞公之言  
使策曉悟敢不盡死節以報已而使就館  
舍待之如禮公時呼與語因問虜中虛實  
姦謀詭計盡得其實公喜甚大舉之計遂

決時盡召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之心樂  
相歸附當思我宋二百年涵養之恩今二  
聖遠在沙漠君父巡幸未還能同心叶謀  
勦滅狂虜期還二聖以立大功乎當力請  
回鑾與諸公親行主上雖封侯建節首  
以充賞言訖泣下諸將亦掩泣同聲應曰  
令四方義士雲集京師幾二百萬人所齎  
糧可給半載亦嘗密遣人直抵兩河探伺  
虜騎聞陷州縣每處不過數百人餘皆脅

從令衣胡服此輩日望王師之來某等願  
即日渡河以盡死節公慰撫之且曰他日  
進取老小不行可於逐寨近處踏逐未復  
業田畝權借耕植各有自齎牛具種糧無  
者官給人皆樂從京城內外所屯兵實共  
百八十萬人兵革之盛前此未有虜人數  
不利至是畏威所屯河內兵悉退去中外  
帖然己亥公復上疏曰臣聞范仲淹云天  
下有二黨焉一黨曰發必危言立必危行



王道正直何用曲爲一黨曰遜言易入遜  
行易合人生安樂何用憂爲天下之治亂  
在二者勝負之間耳大抵危言危行是欲  
致君於無過置民於無怨而已天下豈有  
不治者乎若夫遜言遜行之徒阿諛曲折  
隨意所嚮迎逢苟合君施恩於上而下弗  
被民懷怨於下而上弗知如是天下豈有  
不亂者乎今之士大夫志氣凡下議論卑  
陋上者不過持祿保寵下者不過便文自

營曾不能留心惻怛爲 陛下思承祖宗  
二百年大一統基業爲可惜又不爲 陛  
下思父母兄弟與至親天眷蒙塵沙漠翹  
翹後望大兵救援之意又不曾爲 陛下  
思祖宗西京園陵寢廟爲賊虜所占今年  
寒食節未有祭享之地又不曾爲 陛下  
思京師是天下本根宗廟朝廷百司倉廩  
儼然如舊又不曾爲 陛下思河北河東  
京之東西陝右淮甸百億萬生靈之衆懼

塗炭劫掠殘破之苦、但朝進一言、暮入一  
說、計較泛舟、冒大風險、欲南幸湖外、此姦  
邪之謀耳、臣嘗思之、是一欲爲賊虜方便  
之計、二爲姦邪親屬皆已津置在南、嗟乎  
爲臣不忠不義、乃至於此、孔子所謂苟患  
失之、無所不至、正在是也、臣夙夜痛心泣  
血、瀝竭愚忠、爲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  
秋冬、今春又三月矣、農務是時、陛下不  
早回九重、則天下靡有定止、臣不勝憤懣

激切、再瀆天聽、狂妄干冒、甘俟鼎鑊、壬寅  
詔賜湯藥、及傳宣撫問、上表謝曰、臣伏蒙  
聖慈、特差譚璨、賜臣銀合茶藥、兼傳宣撫  
問者、皇華膚使、溫潤訓詞、仰膺覆燾之恩、  
曲示眷憐之意、孤忠梗亮、誓戡外侮之殘、  
直道對揚、庶贊中興之盛、此誠激厲、但涕  
交零、竊以太祖太宗、基命定命、其肇造  
本根之際、必參稽年廿之占、卜既協於休  
祥、事乃臻於泰定、所以繼繼承承之治、無



非魏魏蕩蕩之資累聖緝熙億年駿惠逮  
陛下入承於丕緒偶大臣密奏於偏言託  
曰時巡意圖偏伯忘宗廟朝廷之重達神  
明天地之心棄大一統之規模毀二百年  
之基業且天下是陛下之天下彼姦臣  
何恤於存亡如京師是陛下之京師想  
儉佞安識夫去就但知親屬歸在江湖寧  
顧中原變為夷狄臣蕭然衰憊強爾支持  
曾無毫髮之功徒竊乾坤之造金符剛正

合示和同密緘蜀布之珍寵錫建溪之異  
仰叨殊眷願畢餘生但知竭力以報一人  
豈顧狂迷而忤三事伏望陛下奮乾剛  
之獨斷敷禹照以旁觀特出宸衷早回法  
駕俾四海謳歌而來享使萬民竭蹶以嚮  
方以承滋至之休以永無疆之賴乙巳再  
上表曰屢奏囊封疊于宸扆聖主未頒於  
前命愚臣敢避於嚴誅謹摠悃悞之誠再  
續高明之聽願從人欲以格天休竊以京

師是諸夏本根元后作斯民父母本根如  
已深固則枝葉自爾扶疎父母若未安寧  
則子孫無緣泰定茲是簡編之成理蓋非  
里巷之浮言始陛下踐阼於應天萬方  
皆欣其有主近陛下駐蹕於淮甸百姓  
因此而致疑何前日之郡縣靖共而近時  
之盜賊荒擾由來勤王者弗恤與救駕者  
靡憐贊主上遠父與兄乃巡南服助姦臣  
贖婚與子欲棄中原百為抵肆於誕謾一

說此時用字  
云

事罔申於誠實迹狀如此情意可知伏望  
陛下斷自淵衷早回法駕據本根而致治  
體父母以視民俾人自勉勉以來王則天  
亦穰穰而降福恩霈端門之赦歡收寰宇  
之心俗既遠罪以歸農虜亦望風而遁跡  
王室自茲再造大宋由是中興黎民時雍  
萬世永賴果臣有飾非之語則臣甘誤國  
之誅狂妄奏陳憤懣流涕四月甲寅磁州  
統制官趙世隆世興兄弟以兵三千來歸

以上表文刻布字



人頗疑之。公曰：世隆本吾一校耳，必無他有所訴也。翌日拜於庭，公面詰之曰：前日殺守臣者誰？世隆曰：事非得已，衆以無糧欲變，姑殺斯人以止亂耳。公笑曰：河北陷沒，而吾宋法令上下之分亦陷沒邪？顧左右曳出斬之。衆兵露刃立庭下。世興佩刀侍側，左右莫不寒心。陰爲之防。世隆既執之而去，公徐謂世興曰：汝兄犯法當誅，固應無憾。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耻矣。世興

扣頭請罪曰：公之號令如此，水火畢入會滑州，報虜騎有留屯城下者，公謂世興曰：試爲我取滑州。世興忻然受命，出告諸部屬曰：吾兄擅殺守臣，已正典刑，吾屬當受戮。元帥釋而不問，使我輩共取滑州，以贖前過。衆亦鼓舞請行。公遣以金梳戰袍銀槍等物，部屬之賜有差。世興辭以出，以戊午日至滑，掩虜不備，獲級數百，得州以歸。公復厚賜之。下進者巨寇也，嘯聚數十萬衆。

其初降也人情鼎沸謂其非真降者管軍閻勅等請以甲士陰衛公曰不然正當披心腹待之雖木石可使感動况人乎及進至公慰勞拊存甚至呼進首領數人飲食之待之如故吏進等感甚翌日請公詣寨公許之不疑進等益懷感畏後進黨有陰結以亂京師者進自擒殺之有相率遁逃者自追治之馬臯者進之次也每命出戰必先登一日自陣中傷還見公方問勞撫

存之而羽報又急公曰誰可代汝行者臯曰非臯不可乃裹瘡而前數日後捷到仍擒一首長而歸良由公平日賞罰明號令信聞心見誠故人樂爲用命將出師未有捷也趙海亦招賊之雄者屯板橋海輒塹路設橋阻行者閻勅屬者八人過海營海怒曰我畏閻太尉邪悉鬻之覘者以聞公呼之海以甲士五百人從公方接客遽語之曰殺芻者誰海辭曰無之出報狀讀



示海具服命械繫獄衆客進曰姑徐之奈  
甲士何公笑曰諸公怯邪治海者某諸公  
何預喻以次將曰領衆還營趙海已械送  
所司告偏裨善護卒伍明日誅海聞者股  
慄楊進者舊屯駐城南王大郎者其衆亦  
千餘皆山東游手之人先楊進來降屯于  
城北二人平日氣不相下一旦各領千餘  
衆相拒于天津橋欲決雌雄京城人頗恐  
有告公命筆以片紙批令二魁曰爲國之

刻字

心固如是邪當戰陣立功時勝負自見二  
人相視慙沮而退公當危疑處之裕如類  
如此己未公復上表曰易謂省方書言輯  
瑞是天子或時巡於下土而邦人可瞻仰  
於至尊然古今之事勢有殊宜觀會通而  
制治况上下之人情至切思聞詔命以回  
鑿故老臣再瀝於血誠願聖主早形於眷  
斷意狂罪大語出涕零臣伏聞先有格言  
事必師古 藝祖應天而成受命 太宗

繼志以集大勲、列聖所以繼繼承承、諸福所以穰穰簡簡、實在京師本根之地、以爲寰宇朝覲之天、端拱而坐九重、穆清而朝萬國、陛下纂承寶緒、紹述丕圖、當奄九有而有爲、體三無而無外、柰有姦臣之臆說、與憑賊虜之誕辭、忘周宣之中興、循晉惠之往轍、天下之來勤王者、使去義夫之黥、救駕者弗知、兩河保山寨之忠民、四方作草竊之賊子、皆緣陛下久駐蹕於

淮甸、咸思慕於翠華、懷抑鬱而籲天、罔聞致猖狂而遷善、無路果還法駕、大肆鴻恩、人當凜雪以歸、農虜亦遁逃而屏跡、適追一統之大丕昭、萬世之休茲甚、易知而易行、勿謂難測而難識、但去阿諛柔佞之語、而宏剛健中正之風、必天日之照臨、膺祖宗之保佑、一人有慶、庶績其凝、當是時、契丹九州人、日有歸中國者、曰公之威名、夷狄敬服、每有擒獲來者、公選契丹漢兒、引

以上表文刻布字



近坐側推誠與語曰契丹與大宋修盟好  
舊矣今女真小國既滅天祚又侵陵中國  
契丹臣民宜與我共奮忠義殺滅金賊以  
刷君父之耻吾心即汝心也我不忍殺汝  
即釋之仍給資糧使去及令持公據為照  
曰契丹漢兒自與我宋盟約幾百年實兄  
弟之國曩緣權臣姦議遂結金賊壞亂耶  
律天祚之後今將欲發大兵過河盡行勦  
除又慮倉卒之間不暇辨別枉有殺戮已

約大軍訖應契丹漢兒特給公據各仰收  
執以為信驗又各令持數百本歸散國人  
後有自燕來者契丹漢兒皆願得公據以  
俟王師之來又為榜文散示陷沒州縣曰  
訪聞番寨中多是我國家積善良民偶失  
備禦被賊驅虜剃頭辮髮裝着番服侵犯  
州縣想其赤心忠孝思念生處父母血屬  
但無路自新實可憫憐當所將遣大兵前  
去恐倉卒之間不暇辨別枉有殺戮汝等

若不忘生長墳墓鄉井痛心悔禍可以相  
助回戈掩殺番賊永爲我宋太平赤子耕  
養自如各請照知又給公據付被虜之人  
曰訪聞番寨中多是我國家良民被虜入  
賊想其本心忠義實可憫憐今欲遣大兵  
前去恐倉卒難以辨別枉有殺戮除已出  
榜曉諭外今出公據付被虜人收執照會  
大軍到日執呈免致誤被殺戮以措置因  
依具疏奏聞曰臣契勘金人一族本大遼

之臣曩緣群臣姦議苟以目前之利相結  
壞亂耶律天祚使金人假大遼之衆侵犯  
中國切緣契丹漢兒自與我宋盟約幾百  
年實唇齒之邦兄弟之國偶被金人殺虜  
忿怨不已止緣一時之勢未由報冤今若  
復盟會但得回戈共力破敵一舉便可滅  
亡臣已措置耶律公據令生獲漢兒  
賫往虜中傳報自相激發設契丹漢兒未  
知所措金人知之必相疑貳即與契丹漢



兒互相併力、自分賊勢、所有本朝被虜良民、臣亦依此措置、曉諭外、今繳連文榜、公據共三本、在前者、公連結諸路義兵、燕趙豪傑、嘗謂人曰、事可舉矣、必俟回鑾、當以身先之、又奏乞差崔興知西京、專一保護陵寢、太尉問勅、充保護陵寢使、已已復上疏曰、臣竊見漢光武用寇恂爲潁川太守、因從車駕、擊隗囂、潁川盜賊群起、帝顧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獨卿能平

之、恂對曰、潁川惡少、輕剽、奚能爲、但聞陛下有事隴蜀、故乘間竊發耳、若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帝即日命駕南征、盜賊悉降、遂建東漢中興之業、臣竊見近日有丁進者、衆幾數十萬、願爲陛下守護京城、又李成願、扈從還闕、即渡河、勦絕虜寇、又浚、角、牛、楊、進等、領衆百萬、亦願率衆渡河、迎取、二聖、茲三頭項、入非潁川比也、今皆披瀝肝膽、同寅叶恭共

濟國事臣聞得道者多助多助之至天下  
 順之果 陛下千乘萬騎來歸九重遙追  
 我太祖太宗奕世聖人二百年大一統  
 基業則天下必心悅而誠服庶績其凝萬  
 國咸寧矣尚何盜賊戎虜之足慮乎臣敢  
 瀝悃誠再瀆天聽伏望裁赦公以他日迎  
 取 工聖還京修治隆德宮惟 淵聖皇  
 帝未有涖止之所欲改修寶籙宮丁丑奏  
 曰臣聞人之生莫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

莫不知欽其兄也凡人靡不然惟聖人擴  
 而克之愛其親以及人之親所以教人孝  
 欽其兄以及人之兄所以教人悌語曰孝  
 悌也者其為仁之本歟人習孝悌則不犯  
 上不犯上則思不犯于有司上下如是則  
 天下豈有不大治者乎恭惟 陛下孝悌  
 之性通于神明今 二聖蒙塵后妃親王  
 與諸天眷皆在沙漠 陛下思念想不忘  
 寢食聞二聖后妃日俟救援想亦不啻饑



渴之望飲食大寒之望雲霓也。由是思之，固當歸御九重，與忠臣義士相與謀議，指畫震耀神武，張皇六師，遠肆天討，迎取二聖。臣伏見京師上皇所御隆德宮儼然如舊，惟淵聖皇帝未有蒞止之所。臣竊見寶籙宮莊嚴若少加修改，自可臨御伏望陛下先降勅旨，命有司洒掃改修迎候。二聖所以昭示孝悌，激勸人心，俾皆感率。孔子所謂敬一人而千萬人悅。

此之謂要道也。取進止五月甲申再上疏曰：臣聞孟子曰：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故君子不先時而起，不後時而縮。當其可而已。易曰：幾者動之微，而吉之先見者也。故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不曰如之何而已。恭惟我國家緣虜人侵犯，郊畿殘破，州縣恣爲誕妄，百端邀求。今天意悔過，人心助順。考時與幾，寔陛下中興之會也。古聖人勅天下之命，惟時惟幾者，蓋以時哉。不

可失而知幾若神故也臣觀京師城壁已  
增固矣樓櫓已修飾矣龍濠已開濬矣器  
械已足備矣寨柵已羅列矣戰陣已閱習  
矣人氣已勇銳矣汴河蔡河五丈河皆已  
通流泛應網運矣陝西京東滑臺京洛番  
賊皆已掩殺潰遁矣天下萬邦與畿甸生靈  
夙夕祈天而請者鄉南懇禱而願者但望  
陛下千乘萬騎號令夙伯兩師清塵灑道  
翠華回輦歸九重爲四海九州作主耳且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茲其時也茲其幾也  
臣願陛下毋聽姦邪之言而忽其時忘  
其幾天下幸甚果急兩河山寨之心與沮  
萬民敵愾之氣則顛危矣願陛下毋循  
東晉既覆之轍臣老矣不勝至誠惻怛懇  
切之至願陛下哀憐之改修寶籙宮之  
奏未報己丑再奏曰臣昨奏乞修寶籙宮  
爲淵聖皇帝他日莅止之所未蒙降旨  
臣聞孔子曰孝悌也者其爲仁之本歟知



孝悌則不犯上，不犯上則天下治矣。恭惟陛下孝於道，君則天下莫不愛其親。陛下悌於淵聖，則天下莫不敬其兄。是知上有所好，則下必有甚焉者矣。此所謂以身教者也。臣竊見隆德宮高勢翬飛，孔安如舊將來迎奉。道君皇帝自可臨御，願陛下預勅有司灑掃嚴潔，使天下知陛下孝於父，淵聖將來還歸，未有莅止之處。臣欲乞將寶籙宮改建，以爲迎奉之地，使天

下知陛下悌於兄也。推而行之，薄海內外，父子兄弟，黎民不時雍而萬國不咸寧者，未之有也。如蒙俞允，伏望斷自淵聖御前處分行下，付臣施行，不報再奏。曰：臣聞孟子言術不可不慎也。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臣因斯語始知人心所存之邪正，與所作之是非。若以迹察之，了然區分如辨黑白。夫忠義之人，動容周旋無非忠義，而不忠不義

之事無自入焉故其於上下愛戴保護不  
啻如函人惟恐其傷之也彼不忠不義之  
人動容周旋亦無非不忠不義而忠義之  
道無自入焉故其於上下毀裂擯棄不啻  
若矢人惟恐其不傷也恭惟我國家曩緣  
賊虜肆橫殘破州縣圍閉京城劫掠邀求  
靡有紀極以至強迎 二聖后妃親王與  
諸天眷蒙塵北去凡忠義之士莫不痛心  
疾首泣血奮勵佐佑 陛下張皇六師震

耀神武總領貔貅之士掃蕩沙漠迎奉  
二聖來歸京師俾中原生靈還定安集周  
或流散愛戴其上保護其下夙夜念念想  
如函人焉惟恐其或傷之也其不忠不義  
者但知持祿保寵動爲身謀謂 我祖宗  
二百年大一統基業不足惜謂 我京城  
宗廟朝廷府藏不足戀謂 二聖后妃親  
王天眷不足救謂 諸帝諸后山陵園寢  
不足護謂周室中興不足紹謂晉惠覆轍



不足羞謂巡守之名爲可效謂偏地之伯  
爲可述儲金幣以爲賊貨楛器械以爲賊  
用禁守禦之招募慮勇敢之殘敵也指保  
甲以助軍慮流移之安業也欺罔天聽凌  
蔑下民凡誤國之事無不爲之猶矢人焉  
惟恐其或不傷之也臣願陛下驗已試  
之迹以道繫之則人心所存之邪正與所  
作之是非自然區分無足疑矣臣衰老孱  
懦誤蒙陛下識擢俾留守京城兼開封

尹事臣砥礪澁竭知無不爲惟恐失錯有  
誤國家大計然臣每所申奏若非陛下  
察臣斷斷孤忠憐臣悄悄小愠體天地之  
大德覆護廓日月之大明照臨臣與血屬  
當膏砧芥齏粉萬狀矣尚安能爲陛下  
保釐尹正使京城市井里巷安居樂業熙  
熙皞皞如我祖宗太平之時乎臣之至此  
豈止謗書盈篋而已邪臣惟願陛下六  
龍萬乘早賜歸大內慰四海生靈瀝血懇

切之望臣之言此實出悃誠痛切憤悶所以不避姦邪詆誣不避冒犯誅戮臣願陛下降臣此言榜之朝堂俾應在朝臣僚實封章疏指摘臣言如臣言涉狂妄乞正典刑明臣罪惡如臣言符忠義乞降詔勅明告回鑾之期庶安天下之聽此事甚大恭俟睿慈洞察勿貳勿疑范少尹等列闕上撫勞乞賜予有差詔答曰舜巡四岳著歸格藝祖之文周撫萬邦存王歸在豐

之訓庸知帝王之軌範咸以都邑為本根朕遭時多艱思世大治永懷撥亂之策不憚省方之勞俟救寧之有期即旋復之何晚夙宵軫慮寢食不忘雖王者以天下為家曾靡常於臨幸而臣子視君猶父得無鬱於瞻思卿留居千里之畿拱扈九重之闕合數千百函之奏傾億千萬眾之心渴聞鳴蹕之音虔舉回鑾之請備觀忠藎深可歎嘉公與諸將議六月起師及結連諸



路忠義山水寨等人兵約日進發再奏曰  
臣聞詩於小雅載六月宣王北伐之事蓋  
夷狄以弓矢馬騎爲先而當六月敵蒸之  
時皆難於致用故宣王乘時行師終於薄  
伐獫狁以建中興之功臣自留守京師夙  
夜匪懈經畫軍旅近據諸路探報賊勢窮  
促可以進兵臣欲乘此暑月遣王彥等自  
滑州渡河取懷衛濟相等處遣王再興等  
自鄭州直護西京陵寢遣馬擴等自大名

取洛趙真定楊進王善丁進李貴等諸頭  
項各以所領兵分路竝進旣渡河則山寨  
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契丹漢兒亦  
必同心殲殄金人事纔有緒臣乞朝廷遣  
使聲言立契丹天祚之後講尋舊好且興  
滅繼絕是王政所先所以歸天下心也况  
使虜駭聞自相携貳仍乞遣知幾辯博之  
士西使夏東使高麗喻以禍福兩國素蒙  
我宋厚恩必出助兵同加掃蕩若然 二

聖有回鑿之期兩河可以安帖陛下中  
興之功遠過周宣之世矣臣犬馬之齒今  
年七十矣勉竭疲駑區區愚忠所見如此  
臣願陛下早降回鑿之詔以繫天下之  
心臣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若陛下聽  
從臣言容臣措畫則臣謂我宋中興之業  
必可立致若陛下不以臣言爲可用則  
願賜骸骨放歸田里謳歌擊壤以盡殘年  
不報一時權臣忌公成功從中沮之公歎

曰吾志不克伸矣積憂成疾疽發于背諸  
將問疾排闥而入公矍然起曰吾固無恙  
正以二聖蒙塵之久憂憤成疾耳而能  
爲我殲滅醜虜以成主上恢復之志雖  
死無恨衆皆墮淚同聲應曰敢不盡力諸  
將退公復歎曰吾度不起此疾古云出師  
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翌日公薨  
實七月十二日也是日風雨晦冥異於常  
日公臨啓手足連呼過河者三無一語及



家事先旬休、訓辭曰、忠於許國、允資剴劇  
之末、老矣告勞、宜遂歸休、之請、眷言哲艾  
爰錫綸章、宗某器識、恢闕性資、方正事達  
古今之要、才兼文武之全、逮予纂圖、俾守  
留鑰、恩威並施、夙夜惟勤、生靈賴庇、以保  
釐寇賊、望風而披靡、方資謀畫、遽以疾聞  
力貢忱辭、懇求謝事、念宣力之勤、瘁宜錫  
命、以褒嘉歲、五百而生賢、克濟艱難之業  
禮七十而致仕、益高止足之風、乃命進階

刻與  
以昭貴老、尚期勿藥、式介壽康、可特授朝  
散大夫、依舊資政殿學士、賜如故、繼上遺  
表曰、心期許國、每輸扶厦之忠、死不忘  
君、猶積戀軒之意、魂魄將離於形、體精忱  
願達於冕旒、伏念臣猥以朴忠、受知淵聖  
擢自困躋、羈窮之際、付以寇虜、往來之衝  
適遇陛下、出總元戎、察臣粗著勞効、坐  
籌密計、俾臣得預屬僚、逮夫踐祚之初、首  
錄危疑之迹、寇攘未泯、暫爲淮甸之巡、宗

此喻臣也

廟斯存、委守留司之鑰、力小任重、志大心勞、誓殄羯胡、再安王室、但知懷主、甘委命於鴻毛、無復偷生、期裹尸於馬革、夙宵以繼、寢食靡寧、斯民獲奠、枕之安、胡馬無飲、河之意、事爲紛至、黽勉惟多、回視頽齡、已迫桑榆之晚景、益堅素節、每期松柏之後彫、豈謂餘生、忽先朝露、尚扶病以治事、敢愛己以預私陰陽之寇、荐深藥石之功、莫效少延殘喘、庶畢願言、昨有招安到揚、進

等、約其衆多、無慮百萬、昔嘗爲寇、頗聚衆以震師、今已革心、欲爲國而戡難、足踵道路、雲集都城、已消吉而戒塗、擬成功於指日、干戈未舉、舟壑忽移、神爽飛揚、長抱九泉之恨、功名卑劣、尚貽千古之羞、仰憑睿眷之深、必無生死之異、囑臣之子、記臣之言、力請回鑿、亟還京闕、上念社稷之重、下慰黎元之心、命將出師、大震雷霆之怒、杖焚極溺、出民水火之中、夙荷君恩、敢忘尸



諫顯昂法座無由再望於清光枯朽微生  
從此永辭於宸扆時已有旨除公門下侍  
郎御營副使依舊京城留守至是正贈觀  
文殿學士通議大夫致仕其詞曰氣勁而  
謀深識高而慮遠懷尊至庇民之志有憂  
國忘家之心逮朕省方擢司留鑰言多底  
績勇於敢爲折衝尊俎之間制敵股掌之  
上三軍服其紀律百姓安於教條方藉壯  
猷以復大業比觀奏牘遽爾告終未究雄

圖但聞遺愛載惟往效深用歎傷李廣云  
亡史有成蹊之喻羊公已逝時興墮淚之  
思升觀殿之華資進文階之峻秩特隆異  
數併示眷懷英烈如存尚克歆享公尹京  
雖未久而威行恩洽流亡復業商賈輻輳  
人有長城之賴公薨之日都人爲之號慟  
朝野無賢愚相吊出涕數日間去者十五  
識者憂之相與請于朝言公之子顥常居  
戎幕得士卒心願加獎拔以繼父功時朝

廷已用杜充爲留守遂以穎直祕閣充留  
守判官穎以杜充頗失人心諸將多不安  
之稍稍引去且充酷而無謀屢爭不從穎  
曰勢所不加事必危殆力旬終喪得請扶  
護歸京口與夫人陳氏合葬于京峴山自  
是中原不守矣公爲人端方質直平居不  
妄笑語律已甚嚴苟悖於理雖毫髮不犯  
義所當爲鼎鑊在前不恤中間坐閑累年  
杜門却掃賦詩自娛或清坐終日啜菽飲

水澹如也晚年尊顯祿餼稍厚而自奉甚  
薄與平昔無異所衣不過絺紵經歲無所  
更製親族故舊宴而無告者多依公以活  
養孤遺幾百人故家無留儲士大夫莫不  
服公之清憐公之貧壯公之勇也其爲文  
不事彫琢渾然天成豐約中度於書無所  
不讀尤邃於左氏有文集藏于家後穎乞  
謚于朝曰契勘先父臣某知磁州日主上  
在潛藩以使事過郡先父力陳虜情巨測



固留不行速 主上開元帥府先父實副  
之虜合數國大入 二聖北狩先父上章  
乞早登寶位以定民志至于再三批荅具  
存又抗章以生靈篋望天意有在懇切推  
戴即新大寶風雲際會攀附龍鳳至除京  
城留守虜騎屢擁大兵過河意欲深入命  
師出將時挫賊鋒遂至遠遁逾年不敢南  
鄉秉志盡節勤勞百爲天下共知無待縷  
數當是時重以 二聖遠在沙漠 主上

巡幸淮甸日夕憂勤會集師旅聲勢大震  
自請身先士卒收復兩河尅日指期冀成  
中興之功憂鬱成疾遽先朝露竊緣先父  
平日但秉孤忠上酬知遇不能阿附權臣  
坐此痛遭沮抑一時褒封反不逮尋常恩  
數伏念先父頃司留鑰而 主上駐蹕淮  
甸頗獲奠枕及先父棄世之後虜騎長驅  
遠自江淮直至二浙以此較之當日爲國  
屏翰不爲無功又念先父忝預大元帥府

僚舊遭遇翊戴之功非特生前爲權臣所  
沮不得盡其所長至於身後亦無恤典使  
天下之士無以激勸欲望特賜敷奏於  
念先父勲績優賜褒贈以慰忠義之魂奉  
聖旨與賜謚禮部太常寺擬謚忠簡謹按  
謚法曰危身奉上曰忠正直無邪曰簡告  
詞曰人臣任安危之寄或齎志而未伸國  
家厚終始之恩有易名而殊賜其頒贊命  
以厲庶工具官某早負吏能雅都時譽建  
艱虞之際乃不顧身以羈勒之餘遂參佐  
命朕旣嗣承七廟行撫萬邦駐驛東南以  
應黃旗之運留鑰勳舊以衛紫微之居勤  
勞百爲忠勇一節惠感衆士威行兩河將  
帥扶義之心以贊定傾之業而出師未用  
部曲星妖遺奏上聞路人兩位國憂未艾  
天意難忱祖述尚存石勒不敢爲寇道濟  
已死魏人頻歲來侵自昔所嗟于今乃見  
危身正直合二美以尊名垂裕子孫將十



世而永賴，聊塞予意。以慰爾魂，可謚曰忠。簡公一子，穎官終于兵部郎中。五孫嗣益朝奉郎通判福州，卒于官。次嗣尹朝奉大夫通判廣州，死于家。次嗣且承議郎浙東鹽司幹官，卒于家。次嗣良承議郎知汀州。次嗣安文林郎充沿海制置司幹官。曾孫合十八人。長普迪功郎邵武軍泰寧縣尉，卒于家。餘未仕。當時三學祭文曰：采興九葉宗社，貼危凡百在位。莫克扶持，堂堂我公。百世之師，提忠仗義。力欲振之，出守瑤陽。羯胡猖狂，義旅烏合。親當戎行，百戰不殆。羸老莫傷，平原常山。千載相望，廊廟之謀。肉食者鄙，墮虜計中。須求愈侈，賂以玉輿。質我介弟，公獨沉幾。抗留以死，相如程嬰。智勇是似，帝后播遷。神器逆旅，盜臣睨之。變亂無所，公獨奮然。以屬我主，博陸阿衡。今實準古，乃提偏師。以抗雄敵，氣吞逆雛。虜爲褫魄，兩河景從。天聲有赫，詔速公歸。

刺本以後尚有  
二十四五行



邊眩動色天子有命尹帝之京未及下車  
路殷懽聲市價無二抱鼓不鳴二君三王  
異世並名一司留事國勢鼎寧事上逮下  
一以至誠姦惡不貸賢善必旌人無流品  
用惟其能山公啓事容或未精金湯作固  
衆大所先神祖七閩乃克僅全以飾其壞  
魯不半年翬飛繩直有光于前周公營周  
豈亦云然必死之寇野心莫測屯備其虞  
孰如昔力守河之瀕野無馬迹考其情言

二頁俱從刺本補

畏威服德群狙披猖阻兵嘯聚哮噬無前  
民莫旅拒豈無朝命曾不知顧公一呼之  
聽命如女趙喜復生敢此忤國體從民  
抗疏請缺天語諄復不移如山分遣諸將  
開心吐誠諭以大義罔敢偷生語及二聖  
號呼拊膺願身督戰以濟中興屬續之際  
猶未忘情世謂金石浸缺不侵公之忠誠  
逾石與金缺所係缺光中原屬車遠還  
以為之邪讒人何辜訛議日尋



皇天后土實鑒此心嗚呼哀哉人之無祿  
喪我元老天為雨泣缺汝缺道稚子庸夫  
罷市相弔悍將驕卒投兵痛悼某等受恩  
甚渥大庇久依天子誰忍棄子如遺九原  
可作緊誰與歸興言及此涕血交頤觴豆  
甚薄公其享之嗚呼哀哉尚享給事中天  
台吳著改名帝哭公詩云

告春堂沈公

缺

署靖康小雅其序略曰天

下屬望倚以為中興之輔未究其才不幸  
而死者蓋三人焉故歎之公一人也其辭  
有云毅然有古忠臣烈士之風志未克伸  
功未能成而為奸賊所沮豈非天乎異時  
秉史筆者述至此必書汪黃殺宗某正史  
法也詩曰洪河滔滔蹙野摧山砥柱中立  
力當狂瀾胡熾亮焰動植俱殘公俯視之  
若螢燐然知無不為獨殿中原方事此討

將行身先赤羽若日朱旗中天二豎巧沮  
行或止還雖醞二奸奚足償焉奪之遽矣  
中外悲歎餘見於歌詩哀誄者甚多不盡  
錄焉婚左承議郎知婺州金華余翔狀顯  
謨閣學士曾懋銘公墓云

忠簡宗公遺事卷第三畢

宗忠簡公澤遺事三卷乃公長子穎請謚  
後所刊也版刻精好懋得之于三衢翁月  
林氏讀而愛之遂售焉但重惜其非全書  
也卷共存者七十九葉第一卷首尾俱漫  
滅僅餘其中八葉耳第二卷一葉至十九  
葉第三卷一葉至四二葉幸存尾亦皆漫  
滅矣按趙宋高宗建炎間公為東京留守  
年且七十痛以二帝蒙塵為恥懇：上二  
十餘疏志在恢復疏上輒為權臣黃潛善



汪伯彥從中沮之、公遂憂憤、疽發背死、疾  
亟時尚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  
淚滿襟、家事一無所及、但連呼過河者三  
而已、於戲忠哉、憑讀其遺事、凜凜猶有生  
氣、忠言讜論、不激不昂、故能翼相庸主、僅  
餘故物、處稠奸人中、卒免于患也、又按史  
言岳武穆王常犯法、當刑、公識為將材、遂  
原之、武穆果能累立奇功、此又見公明於  
知人若是也、公之雲仍、千餘人、皆賢顯、則  
天之報公者亦深矣、惜生非其時、不能成  
明良之治、為遺憾耳、

弘治乙丑秋八月朔旦

後學長洲戴憑頓首拜跋于涪塘館中

辛酉夏五在蕭氏館中略讀一過是為十一  
日上午查陸淳春秋集傳集註辨疑微旨  
三書失葉係龔方伯家用周雪客鈔本新刊佳  
書也

散園



圖書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